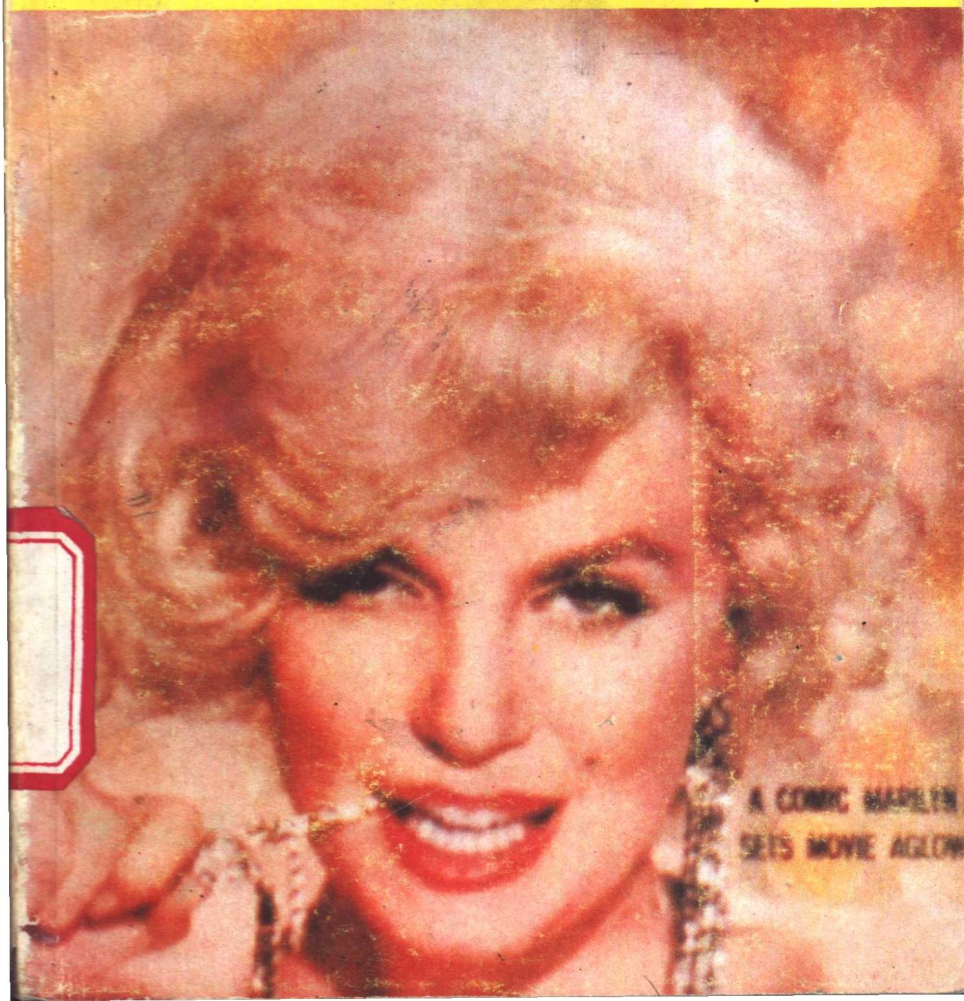


阴郁的女神

——美国著名女影星玛丽莲·梦露生活秘录

〔美〕 安东尼·萨默森 著

唐 林 译



A COMIC MARILYN
SETS MOVIE AGLOW



阴郁的女神

美国著名女影星玛丽莲·梦露生活秘录

〔美〕安东尼·萨默森 著

唐 林 译

内 容 简 介

玛莉莲·梦露在美国电影史上，是生前拍片最多、所获赞誉和憎恨最多、评论与分歧也最多的女影星。本书真实地展现了她从出生到陨落的生活轨迹：残缺的童年，家族性精神混乱，天真的明星梦，性影片的契约，三次婚姻和无数恋情，几度被遗弃，失业和失恋的打击，直至生命尽逝……透过一个女人残缺而艰辛、奢靡而凄凉、辉煌而苦涩的一生，展现了美国一代明星的悲剧。

安东尼·萨默森是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他花费四年时间遍寻梦露的生活足迹，获得大量鲜为人知的原始素材，写成这部传记。

目 录

第一部	进入蝎子的地界.....	1
第二部	戴曼吉罗灾难.....	52
第三部	破裂的婚姻——破碎的心灵	84
第四部	玛莉莲和肯尼迪兄弟.....	169
第五部	生命尽逝.....	219
第六部	苦涩的花冠.....	269

第一部 进入蝎子的地界

工业奉献，工业索取。好莱坞，一座梦想工厂，创造了一个梦想姑娘。她能够回悟现实吗？现实是什么？她在梦想之外怎样生活？

诺玛·罗斯顿
诗人、梦露的好友

在好莱坞，“小女明星”是对三十岁以下没进妓院女人的叫法。

作家 本·赫奇

1

1982年初秋，洛杉矶，韦斯特伍德纪念公园。

一天清晨，几名工人在管理人员指挥下，为一座不彻陵墓换上一块新刻的墓碑。

那座原有的墓碑经过二十年时光磨洗，已经斑斑驳驳，上面布满被铲戳的坑洼、各式各样的文字和口红的印渍。人们对它正象对它后面那个曾名噪一时的女人，热烈地膜拜、赞美，同时又自顾自地轻蔑着。还有一些人，因为她的出现被毁掉了平常的生活，而对她憎恨咒骂不休。

然而，20年来，这座曾经十分冷清的公园却因她的陵墓而为人瞩目。每天，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游人络绎不绝，他们参观或奉上鲜花。有两朵红玫瑰最为人们熟悉并传为佳话，每周三次出现在墓前，20年从未间断过。

她生前的一些朋友或崇拜者，社会名流或普通人，在他们死后也陆续成为她的邻居。他们中有电影明星彼

得·劳福德、著名女演员娜塔利·伍德，还有一个名叫达比·温斯特的默默无闻的少女。她是1963年被人谋杀的，生前，她告诉过母亲，在遥远未来的一天，她想与那个举世闻名的女人埋在一起。

一位使者走过来，在刚刚换过的墓碑前献上两朵白色的玫瑰——这是继那个持续二十年的伟大契约之后，又一位热爱她的人开始的又一个契约。按照这个契约，直到立约人死后很久，每周三次献花仍将继续。

这座陵墓前的鲜花从未间断过，有时，当前一次送的鲜花还没枯萎又不得不拿开时，人们就把它放到旁边的墓上。

几年前，一个墓穴的主人得到2万5千美元出售了那个地方，直到今天，墓地管理所仍不愿透露它是否已被人买下。

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影，筛到纹理清晰的大理石墓碑上，简单的碑文略去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

玛莉莲·梦露（1926—1962）

梦露——我们可以称她梦露，因为她就是以此而闻名世界的。她曾经那样充满魅力、震动人心地生活过，从残缺的在养父母家中长大的童年中逃亡出来，在十二年好莱坞生涯中，数度被解雇，做过电话招唤女郎、“小女明星”，凭着美貌和一种内心的闪光，成为爱情但主要是孤寂的象征，年仅36岁，就在精神混乱中死去。她的姿态是世界小姐，却又渴望做一个贤妻良母过一夫一妻的生活，她私下阅读哲学，却沉醉在麻醉剂和酒精中。这个没有在爱河中得到过一丝幸福的女演员付出了那么多追求和梦想，最终却依然避免不了毁灭。

她告诉最后一个来访者：“你出名时，似乎实现了全部人性……可是，不了解你的人会问，嗯，她是什么人——她以为自己是什

么人？玛莉莲·梦露？……走进人们的幻想世界不啻是一件美好的事，不过，我还是喜欢作为本人被接受。”

在她说过这话二十年后的今天，搜寻一下人们的记忆，确切地说，他仍然只是作为一种幻想留在人们心目中。从数百条打字机打出的消息来看，无论它们是友善还是粗鲁，准确还是愚蠢，不外她的轶事趣闻、街谈巷语或纷纭语争，没有任何人沿她生命的流程追溯过，真实而完整地叙述过她的一生。

现在，她永远沉睡在那座石砌的陵墓里，睡在威尔谢大街和韦斯特伍德大街咫尺天涯的喧嚣之外，永远不能向人们讲述她的故事了。如果她活着，应该满60岁，然而，她的生活还会象以往的报道一样飘飘渺渺……

是还这位女神以真实面貌的时候了，在她灿烂的外表和事业成功之外，在短暂的被匆匆结束的三十六年生涯中，她的生活是怎样呢？

1983年，毫不引人注目地，一位戴着船形帽的老太太一如既往地踩着三轮脚踏车，车把上竖着一面警告红旗，骑进佛罗里达的盖恩斯维尔街。这个女人是一个惊人的幸存者，梦露80岁的母亲，她在完全不为人知中过着自己的生活。

格拉迪斯·梦露出生于1902年的墨西哥，父母都是美国人。她到24岁时已结婚两次，生下两个孩子，孩子都由第一个丈夫的亲戚抚养。第二个丈夫没活多久，在玛莉莲1926年6月1日出生后的第三年，他死在洛杉矶综合医院。

人们不知道玛莉莲的父亲是谁。她的出生证写的是“爱德华·莫顿森”。在玛莉莲出生前两年，母亲嫁给这个叫马丁·E·莫顿森的男人，他好象是一个挪威移民，面包师，1929年死于一次交通事故。但他是否就是玛莉莲的生父也众说不一。即使玛莉莲整

个一生都在官方文件上使用他的名字，但后来她还是拒绝承认莫顿森是她的父亲。

关于她真正的父亲，玛莉莲曾告诉一个记者说，他“过去住在我母亲所住的同一幢公寓楼里。当我出生时，他走了。”这与一个曾在公共影片公司工作，名叫斯坦利·吉福德的男人吻合。玛莉莲的母亲一度在该公司当剪辑员。谣传说，当格拉迪斯和莫顿森的婚姻破裂时，吉福德是她的情人。

幼年的玛莉莲不得不跟一个假想的父亲打交道。一次，她母亲指着一张照片说：“这就是你的父亲。”她记得一张戴着阔边软呢帽的男子面孔——“目光闪着盈盈笑意，有一撮象克拉克·盖博^①的小胡子。”

那是她一生幻想的开始。作为一个孩子，她常常浮想联翩，她告诉朋友说克拉克·盖博实际上是她父亲。在生前最后几个月，与盖博合作演出《不合时宜的人》后，她又重返旧时的幻想，她让自己相信父亲就是盖博。

1962年，玛莉莲不得不在一张官方表格上填写“父亲姓名”一栏时，轻率而无所顾忌地写下：“不知道。”

如果说玛莉莲的父亲神秘莫测，那么，有关她母亲家族的历史却记得详详细细。玛莉莲知道那一部历史，因而担心自己遗传上容易精神失常。这种恐惧不难理解。

她的曾外祖父蒂尔福德82岁时自缢身亡。她的外祖父奥蒂斯死于一家精神病院，病因是痴呆引起精神失常。她的外祖母51时也死于一个精神病院，似乎是一名宗教狂热者。

家庭生活实际上并不存在。玛莉莲出生后，格拉迪斯显然无法适应那种用全部时间做母亲的生活，因而重操旧业。她赡养孩子，但多数时间撇下她由养父母照顾。

① 克拉克·盖博（1901—1960），美电影明星，曾拍过《飘》、《不合时宜的人》等片。

——译者注。

玛莉莲7岁时与母亲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突然，灾难降临了，格拉迪斯情绪极为低沉，然后在狂怒和失意中火山般爆发，甚至用匕首袭击一位朋友。她马上被送进就是她母亲死去的那座精神病院，直到玛莉莲死后才被放出来。

玛莉莲童年时代，格拉迪斯和一个照料她的女人就向她灌输一种宗教狂热。玛莉莲直到成年，一直是一个对基督教义动摇不定的信徒，而不是一种执迷。她后来为了嫁给剧作家阿瑟·密勒而皈依犹太信仰，却又炫耀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犹太教徒”。

玛莉莲并非注定要患精神病，不过，她天生是一个冒大险的人。精神病学指出，神经混乱和精神混乱常常代代相传。

该书要描绘的是玛莉莲的成年生活，而不是她的幼年——那段孤寂凄凉、混浊不清的时代，早已为传记者不厌其烦地写过。现在，是永远不能忘记或也不允许公众忘记这个妇女的时候了——10个养父母的家庭，洛杉矶孤儿院的两年光阴，又一个养父母的家庭，母亲被送进精神病院后跟官方指定监护人生活的4年。

这种被剥夺的家庭，形成了未来精神混乱的一个典型开端。精神病医生把玛莉莲看成今天称之为一种“边缘”症状的潜隐病人，即游弋在精神病和神经病之间，在两者间摇摆不定。

这种“边缘”人常常有一个无法合作，或显然精神病态的母亲，其家族史典型地具有分裂和离婚的特点。“边缘人”易于感情波动、过分冲动，向世界表现一种似乎开朗活泼的态度，有意做作，或过分看重美丽的容貌。他们依靠外界不断的赞美、爱的欢呼而生存，无法忍受独自一人。对被他人遗弃有一种消沉、毁灭的反应。他们倾向于狂欢和滥饮，把自杀当成获助的行为。

这个人物画像，是1984年以成千上万病历研究作为基础而勾勒出的，在玛莉莲·梦露的身上，不寒而栗地清晰可辩。玛莉莲的生活冷酷无情地近似于她的背景，相同于一个光荣而悲惨的剧情。

“我浓妆艳抹去上学，引得人们都叽叽喳喳。我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女妖怪？我一无所知。我并不想受人之吻，也不梦想得到一位公爵或电影明星的青睐。只是我用了唇膏、染眉毛油，就变成了一个蠢丫头。然而，我似乎完全在其它方面影响着人们。”

1954年，玛莉莲·梦露这么回首自己的少女时代，她的回忆由作家本·赫奇记录下来。那一年，这个28岁、刚刚成名的电影名星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

受纽约一名实力颇强的出版商的委托，赫奇希望代写年轻的玛莉莲自传。在与赫奇一系列长谈后，玛莉莲叫他把整整160页手稿大声念给她听，随后，她又哭又笑，显得万分兴奋，说她从没想到这么一个美妙的故事写的会是自己，认为赫奇抓住了她生活的每一个侧面。

玛莉莲甚至亲自帮助修正书稿，但接着情况恶化。据说，玛莉莲当时的丈夫乔·戴曼吉罗反对出版。她退出协议。当文章在《英帝国新闻》上登出时，玛莉莲以胡编乱造为理由，威胁要进行起诉。

如果说这位捉刀人犯了错误，那么，玛莉莲也脱不了干系，因为她叙述的故事经过精心挑选。在访问期间，赫奇就向编辑汇报说，他有时候肯定玛莉莲在捏造事实，并解释：“我说撒谎，意思是她没说实话。我并不真认为她是蓄意欺骗我们，而只是认为她是一个幻想家。”

当然，读者应该以一种保留的怀疑态度对待她讲的每一句话，这不无好处。玛莉莲，一个国际性幻想人

物，是从事实和自我适用幻想的混合物中，勾勒她既公开又秘密的形象。

对于20世纪50年代，玛莉莲向本·赫奇真正讲出的是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她没有讲出的，则以她作为一名女演员而永远被埋葬在地下。

15岁时，玛莉莲还是诺玛·珍妮（或塔马·琼），这是她出生时母亲给她取的名字。1942年初，她的法定监护人，一个名叫格雷斯·麦基的中年妇女，突然决定把养女推进成年人的世界。

诺玛·珍妮将来的成功和灾难将完全取决于她自身。不过，她的第一次婚姻已安排好。格雷斯要与新婚丈夫迁居西部，他们觉得带上诺玛·珍妮是自讨麻烦，解决方案是给她找一个丈夫。

格雷斯把自己非常了解的一个邻居的儿子、吉姆·多蒂尔，看作一名可能候选人，他21岁，孔武有力，精明而求实际，是一个天才的足球运动员，没上过大学，在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当一名夜班装配工。

吉姆·多蒂尔熟悉诺玛·珍妮，两人曾有过几次约会，他欣赏她跳舞时的样子，贴得挺近，眼睛紧闭。但他也追逐着其他姑娘。

当监护人建议他娶诺玛·珍妮为妻时，他简直呆若木鸡。这件事多蒂尔想也没想过，但是，在被告知舍此便只能把诺玛·珍妮送进孤儿院时，他同意了。

婚礼定在6月，因为那时诺玛·珍妮才满16岁。在随后几周里，两人姗姗来迟地开始求爱。多蒂尔用自己的福特牌轿车带上诺玛·珍妮，去一个叫作教皇球棒湖山的幽会地点。两人租借一只独木舟，在水边的树下一边荡桨，一边接吻。

他们按约在1942年6月19日成婚。没有蜜月，星期一早晨，他就回飞机厂上班。

对待这次婚姻，两人的看法似乎迥然不同。玛莉莲说：“那就象退化到了动物园。事实上，我们的婚姻有些象性交的特权。我是一个怪僻的妻子，不喜欢成年人……而喜欢比自己年龄小的小伙子和姑娘。”

而吉姆·多蒂尔似乎未曾注意到这种冷淡：“我们的婚姻也许缺少某些极乐。不过，我们一旦结为那种同伴关系，诺玛·珍妮和我对双方的感情都无丝毫故作之态。”

最初，这个十几岁的妻子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管家。她对烹调一无所知。有人告诉她放一撮盐在咖啡里，她就放满满一匙勺。尽管如此，她还是慢慢学会了。她烹调的鹿肉和兔肉美味可口，煮炖的扁豆和胡萝卜色调鲜艳。多蒂尔认为她具备一个贤妻良母的素质。1943年夏天，结婚刚刚一年，他加入了商船队。

战争开初对于多蒂尔先生和夫人无疑和睦友好。他只被派到与洛杉矶一水之隔的卡塔里拉岛，诺玛·珍妮和他住在一起。多蒂尔认为那是他们一起度过的诗一般的一年，钓鱼，游泳，跳舞。她向一个前奥林匹克冠军学习举重，有意无意地向岛上成群结队的军官炫耀自己。一天晚上，诺玛·珍妮大半时间跟小队里的每个男子都跳了舞，当丈夫说回家时，她还想再跳下去。这件事引起了两人第一次真正的口角。不过，多蒂尔并不为此忧心忡忡。

1944年，他奉召出海，依然无忧无虑。在抵达新几内亚岛时，他发现一大堆信件正等着自己。与多蒂尔母亲住在一起的诺玛·珍妮几乎每天都要写信。随后，她在雷迪欧飞机工厂找到了一个工作，负责检查降落伞和给机体喷漆。

工厂里的男人们围着她大献殷勤，就象高中的男生一样，想方设法跟她约会，请她喝酒。她感到自己似乎不是一个有夫之妇。

几个月后，多蒂尔第一次回家休假时，诺玛·珍妮在火车站

等他。两人开着轿车直奔文图拉街最豪华的汽车旅馆拉方达，从此几乎就没出去。那一周里，他注意到妻子喝酒太多。

他返回前夕，她感到恐惧，不愿谈论或考虑他要离开。然而，多蒂尔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必须回到太平洋。他走了。

诺玛·珍妮又回到雷迪欧飞机厂干活。1944年底，生活发生了变化，更准确地说，诺玛·珍妮抓住了那个改变生活的机会。二等兵戴维·廉诺弗来到工厂，为这些给战争工作的妇女摄影。

康诺弗是一支战时摄影队的摄影师，他的上司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男演员——罗纳德·里根上尉。康诺弗来工厂的使命，是为《美国人》杂志拍摄提高士气的漂亮姑娘的照片。她马上注意到18岁的诺玛·珍妮与众不同，她目光中的某种东西似乎打动了他。康诺弗拍了她在装配线上工作的镜头。随后在午间休息时，应他的要求，她换上一件紧身红毛线衫。他告诉她，她天生是上杂志封面的材料，而不是呆在工厂。

康诺弗发现她在工厂每天工作10小时，一周只挣20美元，因此，他主动提出给她每小时5美元作为一名自由模特儿——这对诺玛·珍妮是一笔意料不到的巨大财产。在碰见康诺弗后的三周里，又有几次照相任务，她和他一起去加利福尼亚南部进行一次摄影旅行，其中的一些照片后来出现在那个黄色杂志模特儿代理人的书桌上。诺玛·珍妮被招去做了一次面谈。从此，她作为模特儿封面女郎的事业开始了。

她马上获得了成功。不久，诺玛·珍妮的照片登上了有半裸体女子画像的杂志，使用诸如斯旺克、瑟、皮克的化名。有时，她穿着一套游泳衣，有时，穿着短裤和乳罩。

将近19岁时，这个模特儿姑娘出落出一付好身段——胸围37英尺——以及白皙的皮肤，还有一头加利福尼亚人的齐肩金发，在夏天阳光照射下更是显得金灿灿。诺玛·珍妮轻车熟驾地操起了模特儿职业。

吉姆·多蒂尔环球航行后第二次回家时，妻子没在车站翘首以待，她晚到了一个小时，把这次耽误归罪于一次模特儿任务。她对待多蒂尔似乎显得冷淡，也不再跟他母亲同住，工厂的活儿早已撒手不干。

1945年圣诞节，诺玛·珍妮发现不可能留在家里，又有一次模特儿任务。多蒂尔说：“我只是告诉你，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当模特儿，要么跟我一起过家庭生活。”

诺玛·珍妮没有答复。多蒂尔又回到海上。他到了中国，在黄河沿岸，为妻子购置手镯和耳环。突然，他得到了她的回答，是一封律师寄来的信件，里面装着要他签名的离婚证明。多蒂尔决定不见到妻子不签字。

一天凌晨，他返回加利福尼亚，从码头搭一辆出租车直奔诺玛·珍妮居住的房子。她出来开门，肩上围着一一条披巾，精神疲惫不堪。她表示歉意，要求第二天再见面。在随后几次会晤中，诺玛·珍妮把自己的新方案告诉了他。她要当一个电影演员。

多蒂尔在高级中学一次莎士比亚戏剧节中，曾因为出色地表演了《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复仇演说词，而获得第一名。这时，他说：“我过去历来认为自己演技拙劣，你怎么突然想要登台演出呢？”诺玛·珍妮理解他的嘲讽，但坚持这次婚姻到此为止。

“我的体内燃烧着一个秘密——表演，”她多年后说，“它象是一直关在牢中，正望着一扇呼唤走出去的房门。”

诺玛·珍妮曾在学校演出中当过演员，常常是男角，但她根本没有表演经验。此时，当她与多蒂尔一起坐着那辆旧车回城时，她开始了对好莱坞的探险。

她孤单地坐着。外面一片黑夜。汽车沿着夕阳大道奔驰，如同一连串无穷无尽的甲壳虫，轮船发出低沉的颤抖声。

她过去瞭望好莱坞的夜色时，总是想象着，一定有成千上万的姑娘象她一样孤零零，梦想着成为电影明星，但她并不为这梦

担心，她正预感自己未来的成功。

3

“诺玛·珍妮的故事从此结束了……我搬进好莱坞的一个房间独自生活。我想知道自己是块什么材料。当我写下‘诺玛·珍妮死了’的时候，脸红颈涨，仿佛当面撒谎让人揭穿了似的，因为那个长得太快的、悲哀的、苦涩的孩子一点也不令我伤心。由于我周围全是成功者，我依然能够感到她那双惊惶的眼睛正从我的身体内部朝外眺望，不断地说：‘我从来没有生活过，从来没有被人爱过。’这常常使我不知所措，认为说话的就是我。”

这是1945年的玛莉莲，那种惊恐不安是真实的。象精神病医生发现的一样，当多蒂尔夫人成为一名女演员的时候，诺玛·珍妮并没消失。

这件事也不无嘲讽意味。1962年，死亡证书只提到一个名叫玛莉莲·梦露的好莱坞产品香消魂散，因为死的是诺玛·珍妮——一个真实的诺玛·珍妮，通过一个虚伪的过滤器，大半生把自己献给世人，献给自己。她在与多蒂尔离婚前已开始编织幻想的蛛网，伴随那些异想有着彻头彻尾的欺骗。只有弄清那件事情之后，我们才能了解那个叫作玛莉莲·梦露的女演员。

1960年底，死前两年，玛莉莲·梦露亲口告诉一位来访者，说：“我结婚时，并没乱跟人睡觉，直到丈夫去服役。我只是感到太寂寞，需要有个做伴的人。因此，隔一段时间，我屈从了。”

在四年婚姻中，这个十几岁的新娘已经开始欺骗自

己的丈夫。1945年那个萧瑟的圣诞节，她去忙于什么事，这不容多少怀疑。她撇下多蒂尔一个人在家，外出与摄影师安德烈·迪恩斯完成一次模特儿任务。

安德烈·迪恩斯是一个匈牙利银行家移民的儿子，当时23岁，新来加利福尼亚，寻找一个在西部背景摆姿式的模特儿，最好是裸体模特儿。一天，在夕阳大街阿拉赫旅馆花园的平房里，他的电话响了起来，是那个黄色杂志代理人打来的，推荐一个新姑娘。

“那个可爱的小姑娘来了，穿着粉红色毛线衫和花格子便裤，”迪恩斯回忆道，“我感到自己爱上了这个年青女子，下意识想取她作妻。这有什么错误？我本身是一个挺帅的小伙子。”

当天下午，迪恩斯对诺玛·珍妮说，他想要她摆裸体姿势。她拿不定主意，说自己已经结婚，但又讲丈夫在海上，她不爱他。

多蒂尔不在家的时候，迪恩斯开始向诺玛·珍妮求爱，送鲜花，来她家进晚餐。诺玛·珍妮并没马上跟迪恩斯上床。他千方百计勾引她，直到一天晚上，他们找不到一家有两个空房间的旅馆时，诺玛·珍妮才同意和他同房。

与诺玛·珍妮一起在大雪纷纷的户外工作期间，迪恩斯感动不已：“她甜蜜、美丽，她那微笑、那笑声，令我神魂颠倒，但她的精神和体格都脆弱。她一干完活，马上钻进汽车，倒头大睡。这姑娘表演方面无可非议，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姑娘。

迪恩斯堕入了爱河。回到洛杉矶不久，他请求诺玛·珍妮嫁给他，她同意了。随后，他因事去了纽约，把她的照片贴满自己房间的四壁。

迪恩斯仍然是一个热情似火的追求者，自以为已跟诺玛·珍妮订婚，送给她钱以支付与多蒂尔离婚的费用。然而，当他在电话上谈到结婚时，她拒绝了。他疑心顿起，立即起程赶往洛杉矶。